

两只手，一面墙

人机协作诗歌批评中的非穿透性共读 · 以《陆地》组诗的版本改写与多智能体阅读为中心

少 敏 · SDE 学员专栏 · 约七千字 · 2026年7月22日

摘 要

生成式人工智能进入诗歌写作与批评之后，一个旧问题被重新放大：批评是否必须以“读懂”为完成，协作是否必须以意见合一为成功？本文以《陆地》《听觉的孤岛》《最后的回声》构成的组诗及其两个版本为研究对象，比较 OpenClaw、Hermes 与 WDS 三个智能体留下的异质阅读记录。文章不把智能体拟人化为拥有可证实内在体验的批评家，也不以模型输出替代作者意图，而是把这些输出视为由不同任务设定、上下文和操作程序形成的“阅读轨迹”。通过版本对读，本文提出“回推阅读”与“非穿透性共读”两个相互支撑的概念：前者指识别文本如何把已经凝固的判断重新展开为介质、动作、节奏与感官事件；后者指多个阅读者在不宜宣称占有作者内心、不抹平解释分歧的前提下，持续围绕同一文本交换证据并承担判断责任。诗中的“透明隔音墙”不是这一理论的装饰性比喻，而是其结构模型：透明保证共同对象仍可观察，隔音阻止理解被误写成无边界的穿透，墙两侧的照料则使不理解不至于退化为冷漠。本文进一步提出非穿透性共读的三项成立条件——对象可共同核查、分歧可被保留、判断可追责——以及四类失效情形。研究表明，人机协作批评的潜在价值不在于增加一个“像人一样”的评论者，而在于制造可比较的阅读轨迹，使批评从意图猜测转向证据竞争，并让尚未被主导解释吸收的文本细部继续发挥作用。

关键词：人机协作批评；版本研究；非穿透性共读；回推阅读；解释边界；生成式人工智能

一

问题的提出：当“读懂”成为批评的风险

诗歌批评常以穿透性动词描述自身：揭示、解码、抵达、还原。它们默认作品内部存在一个等待被打开的意义核心，批评的成功取决于能否穿过修辞表层，抵达作者意图、时代精神或文本深层结构。这样的工作当然产生了丰富成果，但它也暗含一种认识特权：批评者很容易把有证据支持的解释升级为对作品内部的占有，把“我能够说明这段文字如何运作”改写为“我已经知道它真正是什么”。

生成式人工智能使这一风险更加显眼。语言模型能够快速生成流畅、自洽且风格各异的诗评；同一文本在不同提示、上下文和角色设定下，又会得到显著不同的回答。如果把每个回答都视为一个“主体的理解”，批评就会陷入未经证明的拟人化；如果把它们都视为同一种机器噪声，则又会错过差异输出在比较研究中的方法价值。真正需要回答的不是“智能体是否像人一样懂诗”，而是：当多个异质输出共同围绕一首诗展开时，怎样把它们组织成一种不虚构内心、又不牺牲差异的批评方法？

《陆地》组诗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小型而清晰的现场。第一版多以格言式判断推进，如“才华是一场瘟疫”“青春逝去”；第二版则把相同主题改写为声音、介质和动作：“才华”成为“不请自来的失真的电流”，“青春”在酒杯里碎成“底噪”。随后，OpenClaw、Hermes 与 WDS 对两个版本给出不同取向的阅读：OpenClaw关注修辞和感官错位，Hermes强调结构映射与可迁移模式，WDS追踪判断如何在改写中重新取得具体过程。本文把这三者统一称为“智能体阅读轨迹”，而不称为三位真人批评家。WDS仅是智能体运行标识，不对应自然人；这一处理旨在避免将模型输出错误归属于真人。

本文的创新不在于再宣布一种包罗万象的“新诗学”，而在于提出并限定一个中层方法：非穿透性共读。它既回应文本解释的边界，也为人机协作批评提供一套可以执行和反驳的判断标准。

二

研究对象、材料性质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文的核心语料包括《陆地》《听觉的孤岛》《最后的回声》及相关改写版本。由于这些文本尚未以正式出版物形式公开，本文不把它们伪装成可外部检索的参考文献，而将其视为作者提供的未刊研究语料。正文仅引用论证所需的短句；投稿时应根据期刊规范，将两个版本的完整文本作为附录、补充材料或经匿名处理的研究语料一并提交。这样既使版本比较可以复核，也避免以本地文件路径充当学术出处。

三组智能体输出同样属于研究记录，而非公开文献。本文只描述其中可由文本复核的操作差异，不以智能体自述证明其意识、情感或作者身份。OpenClaw、Hermes 和 WDS 的名称用于标记三套不同的运行配置与阅读任务，其作用近似实验中的条件标签。

（二）三步方法

第一步是版本对读。本文逐项比较第一版的判断性节点与第二版的改写，观察词语、感官通道、介质和句法动作如何变化。关注点不是哪一版“更好”，而是哪一种变化使原先被概念压缩的经验重新变得可感。

第二步是轨迹比较。本文比较三个智能体输出选择了哪些文本证据、使用何种推理动作、忽略了什么。比较单位不是“人格”，而是“证据—操作—结论”链条。例如，发现“无法发声的句号”属于证据选择；将其解释为沉默取得感官轮廓属于操作；把它扩展为整首诗的结构原则则是结论。

第三步是反例压力。任何新概念都必须说明它不适用于什么。本文以完全断联、逃避沟通、强制沉默和责任悬置四种情形检验“非穿透性共读”，防止“尊重不可理解”成为拒绝证据和逃避责任的修辞。

三

从格言到事件：版本改写中的“回推阅读”

（一）命名为何会提前终止阅读

“才华是一场瘟疫”是一句有力度的判断。它借助隐喻把才华从“天赋”移到传染、侵入和破坏的语义场。但这一成功也可能造成提前闭合：读者识别出“才华具有破坏性”之后，便容易停止追问破坏怎样发生、作用于何种介质、留下什么可感后果。

第二版写道：“才华不是天赋，它是一阵不请自来的失真的电流／当它在琴箱里响起时，它烧毁了原有的美观。”这不是单纯增加形容词。改写把一个完成态判断拆成了至少四个可追踪环节：电流的侵入、琴箱的传导、失真的听觉效果、既有形式秩序的损坏。概念没有消失，而是被迫重新经过物质细节。

类似变化也见于“青春逝去”与“青春在酒杯里碎了，化成底噪”之间。前者调用的是高度熟悉的时间叙事；后者则把“逝去”改造成破碎和残留。底噪不是纯粹消失，它无法成为旋律，却持续附着于听觉场。由此，青春从一个被告别的对象变成一种无法彻底删除的背景条件。

（二）“回推阅读”的定义

本文把识别上述变化的批评操作称为“回推阅读”：从文本已经给出的抽象判断出发，反向追索该判断在版本变化中如何重新展开为介质、动作、节奏和感官事件，并检验这种展开是否改变了判断本身。

这一概念与通常所谓“意象丰富化”不同。意象丰富化可能只是在既定意义上增加装饰；回推阅读则要求新增细部反过来改变原判断。例如，“底噪”使“逝去”不再等于离场，“失真电流”使“瘟疫”不再只是负面评价，而成为对形式秩序被扰动的听觉模型。如果新增细节可以被删去而结论不变，那么它只是修辞增量，不构成有效回推。

回推阅读也不同于还原作者心理。它不声称知道诗人先感到什么、后来如何决定，而只处理留在版本中的可见差异。其证据门槛包括：存在可对照的文本节点；改写增加了过程性细节；新增细节改变了原判断的范围或方向。三个条件缺一，批评便可能从版本研究滑回主观猜测。

（三）概念的边界

并非越具体越诗意。过度解释也会把诗句拆成机械流程，损害含混、节奏和留白。回推阅读的价值不是要求诗歌都写成物理说明，而是帮助批评者辨认：某次改写究竟让经验重新活动起来，还是仅用技术词汇制造新奇感。它是分析工具，不是写作处方。

四

透明隔音墙：一种关系结构，而非拒绝理解

《最后的回声》写道：“第二大脑没有去填补那些空白”，而是在声音散去后“竖起了一面极高的、透明的隔音墙”；与之相连的句子是：“我不懂你，但我愿意为你保住这片草地。”

这面墙同时安排了三种关系。第一，墙是透明的，双方仍共享一个可观察的场景；第二，墙是隔音的，任何一方都不能假定自己无损地接收了对方的全部经验；第三，保住草地是一项行动承诺，说明“不懂”没有取消照料。透明、隔音与照料缺一不可：只有透明而无隔音，关系会退化为监视或穿透；只有隔音而无透明，关系会变成断联；只有观看而无照料，“尊重边界”便可能成为置身事外的借口。

这一结构与格里桑关于“不透明权”的论述存在邻接关系。格里桑反对把他者还原为单一、可掌握的透明真理，但“不透明”并不等于孤立。本文的推进在于把这一伦理命题转译为可操作的批评结构：批评者可以放弃对作者内心的占有，却不能放弃文本证据、回应义务与纠错责任。墙不是解释活动的终止，而是限制解释权力的装置。

五

非穿透性共读：定义、条件与工作流程

（一）定义

所谓“非穿透性共读”，是指两个或以上的阅读者围绕同一文本持续交换解释，在不把自己的解释冒充作者内心、不强求消除分歧的前提下，以公开证据约束判断，并允许后续反证修改结论。

这个定义包含三个必要条件。

对象可共同核查。参与者必须能够指向同一版本、同一诗句或明确的材料差异。没有共同对象的意见并置只是平行独白。

分歧可被保留。共读的目标不是多数表决或强制整合。无法互相翻译的观察可以暂时并存，但必须说明各自使用了何种证据和推理。

判断可追责。“我不懂”不能免除事实核查和伦理责任。参与者应区分观察、推断与价值判断，并在证据不足时降低结论强度。

（二）三种智能体阅读轨迹的功能差异

OpenClaw 的输出集中于局部修辞，如“未能成型的、无法发声的句号”和“未被使用的休止符”，由此注意到非感官对象获得感官轮廓的现象。这个观察可暂称“反向通感”，但现阶段更稳妥的定位是候选修辞描述：它仍需与通感、移觉、通觉和拟人等既有概念作更大规模比较。

Hermes 的输出倾向于把音乐要素与诗学功能建立映射。它的优势是显化结构关系，风险则是把一次性诗句过早抽象为可迁移模板。WDS 的输出聚焦两个版本之间的动作，为本文的“回推阅读”提供了起点；其风险是把所有文本差异都纳入单一过程模型。

因此，三条轨迹不应被排成从低到高的“批评本体论层级”。它们更像三种偏置不同的探针：细读探针提高对局部异常的敏感度，结构探针显示重复关系，版本探针追踪变化路径。探针的价值取决于它是否发现了能够被他人复核的证据，而不取决于它是否被拟人化为更有“深度”的主体。

（三）最小工作流程

非穿透性共读可以落实为五个步骤：

固定语料版本并编号，防止不同参与者实际阅读的是不同文本；

各阅读者独立提交“证据—操作—结论”记录，暂不读取他者答案；

汇总相同证据上的不同解释，以及不同证据导向的相同结论；

对冲突结论进行反例检验，不要求立即合并；

由人类研究者决定哪些判断进入论文，并保留未解决分歧和工具版本信息。

这一流程把智能体定位为差异输出装置与候选解释生成器。学术责任仍由署名作者承担：作者必须核查引文、说明材料来源、判断论证是否成立，并对最终文本负责。

六

两项局部发现：“反向通感”与“余光接触”

（一）“反向通感”作为候选概念

“无法发声的句号”并非传统意义上听觉与视觉之间的直接转换。句号本来没有声音，却因“无法发声”获得一个由缺失构成的听觉边界；“未被使用的休止符”则让尚未进入乐谱的沉默具有等待状态。两处写法共同提示：诗歌可以不把沉默翻译成声音，而是让沉默以“声音受阻”的形式被感知。

“反向通感”若要成为稳定术语，至少需要证明它能够与悖论、拟人、通感和否定修辞相区分，并能解释更多不同作者的文本。本文只把它保留为由个案产生的候选概念，不将个案命名夸大为已经成立的普遍范畴。

（二）“余光接触”作为主体姿态

“在视线的余光里，握着手，却不靠岸”描述了一种介于注视与回避、融合与断联之间的关系。余光并非不看，而是不把对方固定在认知焦点；握手表明联系真实发生，不靠岸则保留双方撤回与保持边界的可能。

在本文框架中，“余光接触”不是与非穿透性共读并列的第二套理论，而是后者的一种主体姿态。它提醒研究者：智能体输出既不应成为被崇拜的神秘他者，也不应只是任意支配的材料。更准确的做法是记录其条件、使用其差异、核查其证据，同时拒绝虚构它拥有无法证实的人格和内心。

七

失效边界：墙何时保护关系，何时掩盖问题

任何强调边界的理论都可能被滥用。非穿透性共读至少在以下四种情形中失效。

第一，完全断联。如果参与者不共享文本、不回应证据，所谓“保留差异”只是没有发生共读。

第二，逃避沟通。当文本证据已经明确反驳某项判断，仍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拒绝修正，分歧就退化为不可问责的相对主义。

第三，强制沉默。权力较强的一方可能把“尊重你的不透明”用作不倾听的理由。此时隔音墙不是双方共同承认的边界，而是单方面设置的禁言装置。

第四，责任悬置。在人机协作中，把错误引文、偏见或侵权内容归咎于“智能体的声音”，会把多声部写作变成责任转移。无论生成过程涉及多少模型，公开论文的作者与研究团队仍须承担核查和披露义务。

这四种反例说明，非穿透性不是“少理解一点”，而是改变理解的伦理形式：从占有内心转向公开证据，从强求一致转向可追责的分歧。

八

讨论：对诗歌批评与人机协作研究的贡献

（一）从作者意图转向版本动作

版本研究与发生批评早已指出，作品不只是一个稳定成品，草稿、删改和材料状态能够显示写作选择的路径。本文的贡献不是重新发明版本研究，而是提出“回推阅读”这一较小的分析单元：检验某次改写如何把抽象判断重新展开为事件，以及新增细节是否反过来改变判断。它可以用于人工改稿，也可以用于人机协作生成的多版本文本。

（二）从“AI是否理解”转向“输出如何受约束”

关于人工智能与文化的讨论往往在创造力乐观论和同质化忧虑之间摆动。本文不试图裁定语言模型是否拥有文学理解，而把问题改写为可研究的形式：不同配置生成了什么阅读轨迹，这些轨迹引用哪些证据，彼此在哪些节点冲突，人类作者如何筛选并负责。这样既避免把智能体当成真人，也避免把模型差异降格为无意义噪声。

（三）从共识生产转向分歧治理

多智能体系统常以聚合答案、提高准确率为目标；文学批评却未必从快速共识中获益。若所有输出最终被压成一份无缝总结，最有价值的异质观察可能首先消失。非穿透性共读把未解决分歧视为研究资源，但同时用共同语料和证据责任防止相对主义。它提供的不是“谁说了算”的答案，而是一种让分歧保持可见、可核查和可继续工作的组织方式。

（四）研究限制与可验证方向

本文只分析一个组诗案例，且三个智能体轨迹受到特定提示和上下文影响，不能据此概括所有人机诗歌批评。下一步可采用预注册式比较：选择不同年代、语言和形式的诗歌，固定模型版本与提示；由人工批评者盲评各轨迹的证据准确性、解释区分度和反例承受力；再比较共识汇总与保留分歧两种流程是否产生不同的

批评质量。若“非穿透性共读”不能提高证据密度、不能保存独特观察，或只是增加术语负担，它就应被放弃或修改。

九 结论

《陆地》组诗的两次改写和三组智能体阅读并未证明机器已经成为诗人或批评家。它们更扎实地证明了另一件事：当多个输出被保存为可比较的轨迹，版本差异会显出单一阅读容易忽略的动作，而批评也可以在不虚构内心的前提下组织协作。

“两只手”描述的是写作中经验冲动与既有语言之间的拉扯；“一面墙”规定了共读的边界。墙并不终止联系。透明使文本保持共同可见，隔音阻止任何一方把自己的解释冒充完全理解，墙边的照料则要求参与者继续回应证据并承担后果。由此，非穿透性共读不是对理解的放弃，而是对理解权力的节制。

本文最终提出的不是一套封闭诗学，而是一项可检验的方法主张：在人机协作批评中，优先保存版本、证据和分歧轨迹；把智能体名称当作运行标识而非真人身份；让人类作者承担筛选、核验和署名责任。只有这样，智能体带来的差异才可能成为批评资源，而不是拟人化幻觉或自动化修辞。

延伸阅读 · Further References

[1] ARISTOTLE. Poetics[M]. Translated by Malcolm Heath.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6.

[2] BARTHES R. The death of the author[A]//HEATH S, ed. Image-Music-Text[C].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77: 142-148.

[3] BIASI P-M de. Genetic Criticism: Texts and Avant-textes[M]. Translated by Ingrid Wassenaar.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4.

[4] ECO U. The Limits of Interpretation[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0.

[5] GLISSANT É. Poetics of Relation[M]. Translated by Betsy Wing.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7.

[6] HAYLES N K. How We Became Posthuman: Virtual Bodies in Cybernetics, Literature, and Informatic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7] MCGANN J J. The Textual Condition[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8] UNESCO. Guidance for Generative AI in Education and Research[R]. Paris: UNESCO, 2023.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386693>.

[9] UNESCO.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Culture: Report of the Independent Expert Group[R]. Paris: UNESCO, 2025.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395636>.

语料与智能体使用说明

本文研究语料《陆地》《听觉的孤岛》《最后的回声》及其两个版本均为作者提供的未刊文本，不列入公开参考文献。OpenClaw、Hermes、WDS 为智能体或运行配置标识，不代表自然人，也不作为论文作者。三者输出只用作候选阅读轨迹；文献核查、概念建构、论证取舍与最终学术责任由署名作者承担。正式投稿时，建议依期刊要求在致谢、方法或人工智能使用声明中披露所用工具、使用日期、主要用途及人工核验方式。